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閨門秘術
第三十一回 過彩禮瑤雲害病 行巧計慶喜改裝

話說夏均祥與王活嘴開了禮單，允了他的神福，專等十九過禮。不到幾天，竟已到了正日。這日大早。均祥就叫家人把前進腰門關鎖起來，因國華的棺柩供在裡面，今日是個喜事，怕又忌憚。又叫將書房打掃潔淨，預備媒人起坐。雖不張燈結綵，也還鋪了紅氈。各事齊備，只等男家人來。過了辰牌時分，只見家人持了名帖進來，門口車馬聲音嘈雜，人聲又是吵嚷。知道是聘禮來了，趕忙招呼「有請」。早見王瑤與洪鵬程兩人穿了盛服，走進門來，到了書房，行禮已畢，吃了三道茶，然後招呼將禮物擺上。

那些葉家人等皆穿紅紮綠，一排一排的端了上來。四鄰老老少少俱來爭看，熱鬧異常。那些綾羅緞疋珠翠金銀計有二三十端，眾人擺至桌上，然後一同上來道喜。均祥叫人發賞，鬧了一會，方才把這些鎖事弄定。又向洪鵬程說道：「小弟因在服中，未便請人相陪開盒，亦未另請全福，就請兩位大冰累手。」王瑤哈哈笑道：「你倒會得省事，若說全福，我也有三四個男女，就像我多養兩個便了。」說著笑著，就與洪鵬程兩人站起身來，在中間開了盒子，取出庚陽。均祥道：「先父現已物故，各事應由小弟作主，雖然如此說法，卻也要稟明家母，請兩位少坐一刻。」洪鵬程道：「理當如此。」說著，均祥就取了庚陽盒子，走進上房。

只見那些家人婢僕，連徐翠蓮全擁在屏風後面，爭著你說這件衣服新鮮，他說這副首飾好看，就嘰嘰喳喳說個不了。均祥見著問道：「太太在那裡呢？」翠蓮忙應道：「太太還在房中，我同你去。」兩人就一齊走至趙夫人面前。均祥先把葉家禮單逐一念與趙夫人聽了一遍，說道：「有這樣子，也算看得下去了。庚帖在此，特地來請母親的示怎樣寫法？」趙夫人道：「你現在是個家主，我一千歲是個女流，你著怎樣寫就怎樣寫是了。但是既開下盒子，那些首飾東西也要拿一件與你妹子看看，還要教他戴下子，這也是一個俗套。」均祥道：「我原不懂這些事，既是俗例作的事，就請母親同媳婦去做罷，外面有客，無人相陪，庚帖我就寫了。」隨即又走了出來，當著洪王二人寫了生庚。裡面趙夫人與徐翠蓮就將拜盒拿在手中，同到瑤雲房內。只見瑤雲睡在牀上，滿臉的淚痕。趙夫人看見，就叫徐翠蓮將他拖起，問道：「慶喜到那裡去了？」

瑤雲噁了半會，說道：「我今日渾身發燒，覺得有點不爽快，叫他們出去頑耍，我這裡似乎清淨些，免得令我煩惱。後來肚痛，要薑湯吃，沒人要去水，我叫慶喜去了，大約停一會也就回來的。」趙夫人聽他說這話，疑惑是真情，也就不往下問，但把那些頭面簪環取出隨意代他帶上幾件，說了兩套吉祥話，然後仍自出來，照應各事。

且說慶喜從前日與瑤雲定計之後，又將所有的首飾同金銀包了一包，又將二人的東西擺在一處，又做了兩雙緊腳的鞋子。足足忙了幾天。今日早上就同瑤雲預備，等人來時，他就出去買辦衣服，又教了瑤雲幾句話。方才瑤雲回答趙夫人的話，即是同慶喜商議定了的。不多一會，大賓已到，他就趁著眾人取了一包散碎銀子走出去了。走了兩條街道，只見來來往往，許多熱鬧，不覺到了一家衣店，隨即進去，揀了兩套衣服，兌了銀子。又怕店家疑惑他是女流，買男人衣服何故，故意說出夏家與葉家做親，不日喜期就到，我有個兄弟要去打集，衣服襤褸，所以代他買兩套衣服。店面人家只要有生意做，也不問他真假，慶喜就將衣服包好，然後又到一處買了兩雙小靴子，包在一起，即由原路仍從後門走了進來，卻好沒有一人碰見。

進了房內，見瑤雲仍在牀上啼哭。慶喜上前問道：「可有人來問你麼？」瑤雲將前事說與慶喜知道，且道：「我照你說的話回答，他們並未疑惑。我看你此時也到前面走走，有什麼話也好聽聽。」慶喜一邊答應，一邊就將衣服交與瑤雲，叫他收好，他就一人來到外面。正見眾人來與老夫人道喜，他也隨眾人磕了兩個頭。趙夫人問道：「小姐薑湯吃下去，現在可好些麼？」慶喜道：「小姐也沒有什病恙，因今日是個行聘的日期，又聽見出嫁急促，心內總有點煩悶，只是怕人多吵鬧，清淨一人，靜息兩天就可好了。我看太太們倒不必常去看他，好像有點害羞，其實這事人人都是有的，有什麼礙緊。」這句話把眾人說得哈哈大笑，趙夫人罵道：「你倒老臉不怕羞麼？明日就叫你陪小姐去，看你看見差不差？」慶喜也紅了臉，笑道：「我不過這樣說法，你們就來笑人。」趙夫人道：「你既叫我不去，現在男家那些東西你就代我帶了去，好讓小姐自己收好，後天仍是要帶到他家去的。」

慶喜見了，正合己意，就接了過來，回轉房內，向小姐說道：「莫說無神卻有神，我們兩人出去，正恐銀錢不夠，卻巧巧的太太叫我把葉家的首飾拿來與你收藏，這不是天緣湊巧，叫我們多點盤川？」此時前面已經擺酒請媒。另有那些抬盒的家人在門房裡開筵，一桌添一桌，鬧個不清，到了下午的時節，方才可以沒事。均祥也備了靴帽冠帶去做回復，等大眾人等出門，然後均祥方到後面來，與趙夫人說道：「有了這個樣子，也算看得下去了。」

但是今晚要早點歇息，只有明日。後日就是正日。明日就有伴娘人等過行那些儀注，今日母親也要去告知他一切才好。」趙夫人道：「這些我知道，現在你妹子渾身發燒，有點不爽，老實讓過今日，明早與他說知罷。免得他又要作煩，又要啼哭。」均祥見母親這樣說法，也就不去勉強。

大家吃了晚飯，趙夫人又到瑤雲房內淡了一會，問長問短，瑤雲有時答應，有時仍是流淚。趙夫人總以為女兒家出門總是這樣情形，看了那種可憐的樣子，也就哭了下來。仍是慶喜靈便，從中解長勸短，把他們兩人眼淚止住。說道：「小姐今日一天不曉得怎有這樣苦楚的，我看太太仍是走罷，不是婢子說不近人情的話，母子們在一起說苦情，多是越說越傷心的。且小姐只有明日一天在家了，後日格外辛苦，還讓他此時靜養些個才好。」

趙夫人聽慶喜說的話極是有理，忽然歡歡喜喜的說道：「怪不得你小姐喜歡你呢，你真能說得到人心裡去，倒是我走的好。」說著就走出來，向前進去了。

慶喜等趙夫人走後，隨即將房門關了，在房內檢點了一回，又將衣服拿出先叫瑤雲穿了，看是合身不合身，自己又穿上一套，彼此看了一會。好者小姐的身材與慶喜彷彿，慶喜在買的時候就有個數目尺寸在心內了。兩人看來看去，似乎沒有破綻。又將緊腳的鞋子穿了用寬帶子紮緊，然後將靴子穿上，覺得空處太多，又取了些棉花塞在裡面，走了兩步，雖然不甚便當，也還可以能走。兩人正在這裡收拾，忽然慶喜說道：「不好了，我怎樣單把這件忘卻，如何是好？」瑤雲見他這樣，倒嚇了一跳，忙問何事忘卻。慶喜道：「身上腳上俱可以充得過去，惟有頭上沒有方巾，如何走得出去？被人看見，這不男不女成何道理？」瑤雲被他這一句話說得如夢方醒，立時又哭了起來，說道：「你這事害我不淺，除了今日，就莫想逃走罷。」

兩人正在那裡著急，急見桌上擺了一件東西，慶喜走前一看，遂連忙喜道：「這不是鬼使神差，叫我們好走麼？」原來是均祥同趙夫人來說話，一時身上惡暖，遂將帽子除下，擺在桌上，後來因慶喜有盤問之意，他恐久坐露出馬腳，就匆匆走出去了，隨後又聽見鬼喊，嚇得急急忙忙上牀就睡，次日早上忘其所以，又換了一頂帽子戴出去了。豈不是天假之緣？慶喜且喜且說，即便取了與瑤雲戴好，甚是合頭。瑤雲道：「我雖有個。你卻何如？」慶喜道：「只要你有，那就不礙事了。我從前小時還有一頂帽子在此，卻是未改裝時節用的。現在還將就可用，只要出城，一兩天到了別處，就可先買一頂。」說著尋了出來，慶喜看看天時已有二更以後，忙催瑤雲動身。不知可走得出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